

数(28宿之数)之嫌,亦属可疑。

二、“五十营”理论中人体昼夜呼吸 13500 息的数值与实际出入很大。现代成人安静时平均呼吸频率为 14~16 息/分,取其中值为 15 息/分,故昼夜呼吸次数为 $15 \times 60 \times 24 = 21600$ 息,它几乎是 13500 息的两倍。何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呢?是古今人体生理不同吗?显然不是。是“五十营”文字脱简传抄之误?然考《甲乙经》、《太素》、《难经》所载数据与“五十营”同。还有一种可能,即“五十营”呼吸频率或系古人练功调息时变缓了的数值,但这种受制于主观意识的特殊生理状态是不能作为常人生理而立论的。意念虽对呼吸有很大影响,但对脉率的影响则小得多,从原文“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的脉息比率看,“五十营”之“息”,显系“平息”,其“息”之长短,当与现代人无太大差别。所以,“五十营”息数之误,似不在于单“息”之长短,而在于昼夜总息数测算之失。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只可存疑。

三、“五十营”中关于昼夜气行 810 丈、50 周于身的说法,也难令人置信。昼夜气行周次,是根据昼夜息数、气行速度、气行 1 周行程三者推算的。据上文论证,“五十营”所载气行 1 周的行程和昼夜息数均有错误,以此为条件算出的昼夜运行 50 周次一数必不可靠。据上文推论,《内经》时代人体呼吸频率与现在不会有多大出入,故可用现代人 21600 息/昼夜作为当时人的昼夜息数;据上文经气对称流注 1 周全程当为 8 丈 5 尺 5 寸;若再假设 6 寸/息是正确的,便可重新推算经气昼夜运行的全程和周次:

$$\begin{aligned}\text{昼夜全程} &= \text{气行速度} \times \text{昼夜息数} \\ &= 6 \times 21600 = 129600(\text{寸}) = 1296(\text{丈}) \\ \text{昼夜周次} &= \text{昼夜全程} \div \text{单周行程} \\ &= 1296 \div 8.55 = 151.58(\text{周})\end{aligned}$$

这两个结果与“五十营”所载 810 丈和 50 周相差甚大。

综上所述,“五十营”理论疑点颇多,不能真正反映经气运行的客观规律。它似乎是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法则天地,由日行 28 宿之次、重阳九九、大衍五十之数演绎的一种人体经气运行模式,故不足以作为经络研究中的论据。当然,“五十营”理论毕竟承认人体气血运行有周期性变化,承认人体生物钟现象的存在,作为一种思想,亦不无可取。

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周铭心

小议附子

附子一药为临床常用之品,故用之者广,研之者众,然其功用犹有亟待阐明,以澄视听而便掌握者。

下列数项之真谛似尚需深入探研以昌明学术也。

1. 关于生熟分用问题:近人陈中权曰:“同一药也,一生一熟,力有大小,主治亦异,附子其一例也。”(引自《中国药学大辞典》)考附子生熟分用,最早见之于仲景书,陈氏据《伤寒》诸方归纳之云:“用熟附以补肾阳皆是也,其主用终关温补方面者;……用生附以回阳救逆皆是也,其主用终于救逆方面者。”(同上)证之《纲目》所述:“生用则发散,熟用则峻补。”文虽有殊,而意则相近。张山雷述之更为具体:“如其群阴用事,汨没真阳,地加于天,仓猝暴症之肢冷肤清、脉微欲绝,或上吐下泻、澄澈不臭者,非生不为功;而其他寒症之尚可缓图功者,则皆宜熟用,较为驯良。”可见先哲于附子生熟分用至为重视。按药物经炮制后,性有改变,用各有别,为数众多,何独附子。唯传统之见与现代药理研究结果有所违背,如《中药学》(试用教材,1978年)略云:附子强心之有效成分,为耐热之非生物碱部分,经过炮制,乌头碱被分解,毒性减弱,但强心作用并不减弱。以是观之,生用固能回阳救逆,熟用当亦并未减弱,陈中权所说:“颠倒妄用,无益有害”岂不是偏见吗?

2. 关于服用中毒问题:《本草纲目》曰:“乌附毒药,……有人才服钱匕即躁不堪,而昔人补则用为常药,岂古今运气不同耶?”可见附子用之不善,每致中毒,古人早已有所认识。《中药大辞典》云:“乌头毒性极强,因品种、采集时间、炮制、煎煮时间等不同,毒性差别很大。”其实附子亦与之类似,“不同地区附片毒性测定可相差 8 倍之多。”(同书)至服用中毒与否,尚有用法、用量以及病人禀赋差异诸因素焉。李氏所谓“才服钱匕”,当是研粉入丸散而吞服者,其毒性自较入汤煎服为巨,《中药大辞典》:“中毒剂量……附子 0.5~2 两”(15~60 克),盖指汤剂而言,而吞服剂量则尚未见有报道,鉴于附子入丸散而服之者颇多,似亦应予确定,未审然否?

3. 关于热药冷服问题:李时珍曰:“凡用乌附药,并宜冷服者,热因寒用也。盖阴寒在下、虚阳上浮,治之以寒,则阴气益甚而病增;治之以热,则格拒而不纳。热药冷服,下咽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而病气随愈,不违其情,而致大益,此反治之妙也。”按缪希雍有云:“散寒药,宜热服。”乃言服药之常例也;真寒假热、格拒不纳,治以热药冷服乃用法之变化也。此法目前临床虽极为罕用,然存此一法自有必要,惜临床报道者尚未见之,有待实践予以证实。

4. 关于配用干姜问题:《证治要诀》曰:“附子无干姜不热。”按附子临床配合应用至为广泛,本非必于

姜不可,戴氏独重于干姜,殆源于四逆类方,以救治阳盛阳脱之症者也。近代药理研究证实:“干姜、甘草与熟附片同煮,可使其毒性大为降低。”(《中药大辞典》)然此乃三药同煮之报道,但仅与干姜配合后,能否降低毒性或提高附子之效?尚待进一步研究。

上海中医学院 叶显纯

对“肺朝百脉”的理解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肺可相傅君子之心治理调节血液,具有助心行血之功能。“肺朝百脉”实乃肺助心行血的一个方面,但自王冰注释“肺为华盖,位复居高,治节由之,故受百脉之朝会也”后,诸如张介宾、张志聪、马元台等均宗此说,余不敢苟同,谨在此略述己见。

一、从“肺朝百脉”词意而论:本句出自《素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其中“入”“归”“流”“朝”均为动词,前三者均为主动词,何以唯独“朝”为倒装句呢?似难以顺理成章。从“朝”字的字意而论,《辞海》注解谓:“古代诸侯见天子,臣见君,子见父母的通称。”故“肺朝百脉”当可理解为肺朝向百脉之谓,即肺气具有推动血液流向百脉之势,连接其后句“输精于皮毛”,全文可解释为肺气推动血液循行,使心血中之营精得以供奉皮毛,若解释为百脉朝向于肺,则何以能“输精于皮毛”?

二、从肺与脉之生理而论:血之循行于脉主要依仗于心脏之射血作用,《素问·痿论》“心主身之血脉”即已言明,究其肺与脉之关系,经云:“肺主气”,“心主血”,“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可见心之运血有赖于肺气之推动,诚如张介宾曰:“经脉流通,必由于气,气主于肺。”

三、从肺与脉之病理而论:肺朝百脉提示了肺与脉之内在关系,故病时两者也可发生连锁关系,故可从病理上来理解“朝”字之意。宗气既是全身血液运行的原动力,肺气虚怯的人,宗气生成必然不足,则无以推动血液运行,使血循受阻,停滞而为瘀血病证。肺脏之病,久则累及心脏,导致肺原性心脏病,血液瘀阻实是“肺朝百脉”之病理表现。由此可见脉之流畅、涩滞皆取决于肺气之盛衰。“肺朝百脉”当以肺为主体,决不是“肺受百脉之朝会”百脉为主的倒装句式之意。

在中医理论中,五脏一向被认为是全身组织、功能之核心及主宰,肺朝百脉仅是肺脏功能的一种表现,决不是肺处于被动地位的言词,故王冰之注解实为不妥。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潘文奎

南宋妇科名家陈沂医著考

自《陈素庵妇科补解》(以下简称《补解》)整理出版后,对陈氏医著之名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载:陈沂著有《陈秘兰妇科》五卷、《素庵医要》十五卷。《补解(前言)》说:“《素庵医要》是陈沂的医论和医案著述,明·嘉靖时,其裔孙谏(直之)始编辑刊行,流传极少。”《上海中医药杂志》1985年第3期刊“《补解·调经门》读后”论道:“陈沂……著有《陈氏秘兰全书》,共二十卷,惜已失传。明嘉靖时(公元1522年),其十九世裔孙陈文昭从全书中把妇科五卷录出,并加以补解,名为《补解》”。《补解(序)》云:“《素庵全书》,明·嘉靖刻本,且二十卷,载有杂症”。综上所述似乎陈沂著有《陈秘兰妇科》、《素庵医要》、《陈氏秘兰全书》、《素庵全书》这四种医书。但据笔者考据,其所著只有《素庵医要》一书,共二十卷。

1.《陈氏秘兰全书》已非尽是陈沂手笔。《陈氏秘兰全书》是陈沂的后裔在明·嘉靖年间对家传秘本《素庵医要》加注数条后,付诸刻印时的定名。这在现行本《补解》的原文中找到了肯定的证据。其所载[全书](即陈氏秘兰全书)的条目下有这样的论述:“[全书]按月安胎十方,余先始祖素庵公定方,因其脏腑,随其经络,按月份深浅,当以安胎养血。”“[全书]按寒家祖传,虽已足月,必无用枳壳、滑石、车前、肉桂束胎瘦胎之法。”(以上均引自《补解》第54、57页)文中既云“余先始祖素庵公定方”和“按寒家祖传”,那么《陈氏秘兰全书》显然是对其先始祖陈沂手著《素庵医要》的继承和阐发。陈沂十九世裔孙陈文昭(明末时人)也阐明了这一点:“余阅家传《秘兰全书》及先君子经验之方,已注数条……”(引自《补解》第58页),就是说在陈文昭之前便已有陈沂后裔对《素庵医要》的部分条文进行了注解,并在付梓时易名为《陈氏秘兰全书》,以示与陈氏原著的区别。

2.《陈秘兰妇科》是《素庵医要》的一部份。《补解(序)》说:此书各家无著录,仅见于《开有益斋读书志》,云《素庵全书》,明嘉靖刻本,且二十卷,载有杂症。今此本(指《补解》,笔者注)系从《全书》中妇科门录出,其裔孙文昭为之补解。盖因非素庵原书,且从未刊布,诚秘本也。由此可见,今之《补解》五卷,是从《陈氏秘兰全书》的妇科门抄录下来,并加以补充解释而成的。所以《中医大辞典》所载的《陈秘兰妇科》五卷,亦即《陈氏秘兰全书》中的妇科门内容。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陈尚志 吕志华